宗鏡錄卷第四十四

駕

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 延壽 集

夫若談心佛唯唱性宗者則舉一攝諸不論餘義今何背己述教迷宗 答夫論至教皆爲未了之人從上稟承無不指示如忠國師臨終之時學人乞師一言師云教有明文依而行之即無累矣吾何言哉如斯殷勤眞實付屬豈將己見生上慢心終不妄斥如來無上甘露不可思議大悲所熏金口所宣難思聖教如云依而行之者且依何旨趣不可是依文字語句而行不可是依義路道理而行直須親悟其宗不可輒生孟浪若決定信入者了了自知何須他說聞甚深法如清風屆耳今只爲昧性徇文之者假以言詮方便開示直指出六根現用常住無生滅性與佛無異親證現知分明無惑免隨言語之所轉不逐境界之所流今於六根之中且指見聞二性最爲顯現可驗初心疾入圓通同歸宗鏡且見性者當見之時即是自性以性徧一切處故不可以性更見於性分明顯露絲毫不隱古教云摩尼殿有四角一角常露祖師云眼門放光照破山河大地又謌云應眼時若千日萬像不能逃影質凡夫只是未曾觀何得自輕而退屈是知顏貌雖童耄見性未曾虧明暗自去來靈光終不昧則是現今生滅中指出不生滅性方知窮子衣中寶乃輪王髻裏珠貧女室中金是如來藏中物何假高推極聖自鄙下凡一向外求不能內省枉功多劫違背己靈空滯行門失本眞性所以首楞嚴經云佛告阿難若汝見時是汝非我見

性周徧非汝而誰云何自疑汝之眞性性汝
不眞取我求實故知明暗差別是可還之法
眞如妙性乃不還之門若隨物觀𠕋大小之
所在若約性見絕器量之方圓見性即成如
來於一毛端建十方之寶刹徇物即爲凡庶
向眞空裏現六趣之狴牢變易在人一性無
異迷悟由已萬法不還如經云波斯匿王起
立白佛我昔未承諸佛誨勑見迦旃延毗羅
胝子咸言此身死後斷滅名爲涅槃我雖値
佛今猶狐疑云何發揮證知此心不生滅地
今此大衆諸有漏者咸皆願聞佛告大王汝
身現存今復問汝汝此肉身爲同金剛常住
不朽爲復變壞世尊我今此身終從變滅佛
言大王汝未曾滅云何知滅世尊我此無常
變壞之身雖未曾滅我觀現前念念遷謝新
新不住如火成灰漸漸消殞殞亡不息決知
此身當從滅盡佛言如是大王汝今生齡已
從衰老顏貌何如童子之時世尊我昔孩孺
膚腠潤澤年至長成血氣充滿而今頹齡迫
於衰耄形色枯悴精神昏昧髮白面皺逮將
不久如何見比充盛之時佛言大王汝之形
容應不頓朽王言世尊變化密移我誠不覺
寒暑遷流漸至於此何以故我年二十雖号
年少顏貌已老初十年時三十之年又衰二
十于今六十又過于二觀五十時宛然強壯
世尊我見密移雖此殂落其間流易且限十
年若復令我微細思惟其變寧唯一紀二紀
實爲年變豈唯年變亦兼月化何直月化兼
又日遷沉思諦觀刹那刹那念念之間不得
停住故知我身終從變滅佛言大王汝見變

化遷改不停悟知汝滅亦於滅時知汝身中
有不滅耶波斯匿王合掌白佛我實不知佛
言我今示汝不生滅性大王汝年幾時見恒
河水王言我生三歲慈母攜我謁耆婆天經
過此流爾時即知是恒河水佛言大王如汝
所說二十之時衰於十歲乃至六十日月歲
時念念遷變則汝三歲見此河時至年十三
其水云何王言如三歲時宛然無異乃至于
今年六十二亦無有異佛言汝今自傷髮白
面皺其面必定皺於童年則汝今時觀此恒
河與昔童時觀河之見有童耄不王言不也
世尊佛言大王汝面雖皺而此見精性未曾
皺皺者為變不皺非變變者受滅彼不變者
元無生滅云何於中受汝生死而猶引彼末
伽梨等都言此身死後全滅王聞是言信知
身後捨生趣生與諸大衆踊躍歡喜得未曾
有又如衆生八識之中前眼耳鼻舌身等五
根及第八識俱緣現量得諸法之自性不帶
一切名言又無二種計度分別隨念分別即
現前不生滅若六七二識落在比非二量及
具計度隨念分別即念念常生滅亦是於生
滅中有不生滅性已上經文此是因闍王示
疑寄破外道斷見有此方便分別生滅不生
滅二性若不執斷常見性之人則八識心王
同一真性皆是實相無有生滅如大智度論
云當知色生時但是空生色滅時但是空滅
中觀論偈云無物從緣起無物從緣滅起唯
諸緣起滅唯諸緣滅故知萬法既不從緣生
亦不非緣生又不空亦不生空亦不生何者
若一切法是不空者即無有生以無自性空

故方能隨緣成諸幻有若一切法是空者亦
無有生以無自體故無有生相既無有生亦
無有滅如論偈云果不空不生果不空不滅
以果不空故不生亦不滅果空故不生果空
故不滅以果是空故不生亦不滅但隨心現
畢竟無生如首楞嚴經云佛言善男子我常
說言色心諸緣及心所使諸所緣法唯心所
現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眞精妙心中所現物
云何汝等遺失本妙圓妙明心寶明妙性認
悟中迷晦昧爲空空晦昧中結暗爲色色雜
妄想想相爲身聚緣內搖趣外奔逸昏擾擾
相以爲心性一迷爲心決定惑爲色身之內
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眞
心中物譬如澄清百千大海弃之唯認一浮
漚體目爲全潮窮盡瀛渤汝等即是迷中倍
人如我垂手等無差別如來說爲可憐愍者
如上所說見性周遍湛然似鏡常明如空不
動萬像自分出沒一性未曾往還但隨生滅
之緣遺此妙明之性是以一切祖教皆指見
性識心不從生因之所生唯從了因之所了
相麁易辯性密難明隨轉處而莫知在照時
而方了如今不見者皆被三惑心牽六塵境
換不知境元是我翻成主被客迷但能隨流
得性之時自然無惑復有云般若唯以心神
契會以心傳心方成密付不可以言述事相
而求者此是爲未入人顯宗破執恐取相背
心情求意解故有是說若融會而論則隨緣
體妙即相恒眞且如正見相時是誰見相以
六塵鈍故名不自立相不自施以六根利故
強自建立而爲緣對若能了境本寂識自無

生則入平等眞空方稱究竟見性耳故云見
性周徧非汝而誰聞性者即今聞性具三眞
實文殊簡出現證可知觀音入門圓通云驗
非從行得不隨有爲豈假功成本來如是首
楞嚴經偈云譬如人靜居十方俱擊鼓十處
一時聞此則圓眞實曰非觀障外口鼻亦復
然身以合方知心念紛無緒隔垣聽音響遐
邇俱可聞五根所不齊是則通眞實音聲性
動靜聞中爲有無無聲号無聞非實聞無性
聲無旣無滅聲有亦非生生滅二圓離是則
常眞實釋曰此是直說如今一切衆生日用
現行聞性三眞實之理一圓眞實二通眞實
三常眞實一圓眞實者以聞性徧一切處十
方聲塵應時無有前後以同時周徧一一皆
不出自性如水起波波不離水以聲處全聞
聞外無法即是本聞自具圓通之性非待證
聖方有斯事故法華經偈云父母所生耳清
淨無瑕穢以此常耳聞三千世界聲又云持
是法華者雖未得天耳但用所生耳功德已
如是二通眞實者且眼根見性雖即洞然能
觀前而不觀後鼻舌身等三根皆以合中知
因能所而生起若意知根所緣不定念念遷
移故五根所不齊唯耳根圓通無礙聽響之
際任隔礙而遠近俱聞妙應之時無揀擇而
大小咸備故高城和尚歌云應耳時若幽谷
大小音聲無不足十方鐘鼓一時鳴靈光運
運常相續則處凡身而不減居聖體而非增
常現常通塵勞不能匿其神彩非間非斷天
魔不能挫其威光不壞緣生之耳根圓具一
靈之妙性三常眞實者音聲性動靜者動靜

是音聲之體性介聞中似有似無若無聲時
号無聞非實聞無性以聞性常在若聞性隨
聲塵滅則前聲滅時後聲不合更聞故知聲
塵自無聞性非滅聲塵自有聞性非生又非
唯聞性無生返觀聲塵亦無生滅以從緣而
起自體全無如華嚴論云一切諸法猶如谷
響楞嚴疏鈔云如谷中無聲無聲即無響法
界中皆無聲一切聲皆是妄心妄心不動時
皆無妄想以有差別心執愛即有聲四大如
枯木即本無聲皆緣執故諸大菩薩不以音
聲聽法是知聲塵本無皆因執有情消執喪
萬法本虛有無既虛生滅何有則知我性與
如來性無異一切世間法即是佛法故經云
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如憍陳那因聲悟
道妙音密圓古釋云若有能所未得名密悟
四諦理推能聞及所聞皆是自心心即是本
覺光明圓照法界始覺智心亦圓照法界即
是因聲得悟一切衆生依此觀亦得解脫若
聞聲可意不可意生憎愛便被聲縛但觀心
海中是聲出處以心海元無有相心雖含聲
聲亦無相無相即於一切聲中而得解脫故
知無法不心無心不法如是明達則於一切
諸法不合不散無縛無脫矣故佛告阿難汝
學多聞未盡諸漏心中徒知顛倒所因眞倒
現前實未能識恐汝誠心由未信伏吾今試
將塵俗諸事當除汝疑即時如來勑羅睺羅
擊鐘一聲問阿難言汝今聞不阿難大衆俱
言我聞鐘歇無聲佛又問言汝今聞不阿難
大衆俱言不聞時羅睺羅又擊一聲佛又問
言汝今聞不阿難大衆又言俱聞佛問阿難

汝云何聞云何不聞阿難大衆俱白佛言鍾
聲若擊則我得聞擊久聲消音響雙絶則名
無聞如來又勑羅睺羅擊鍾問阿難言尒今
聲不阿難言聲少選聲消佛又問言汝今聲
不阿難大衆答言無聲又頃羅睺羅更來撞
鍾佛又問言尒今聲不阿難大衆俱言有聲
佛問阿難汝云何聲云何無聲阿難大衆俱
白佛言鍾聲若擊則名有聲擊久聲消音響
雙絶則名無聲佛語阿難及諸大衆汝今云
何自語矯亂大衆阿難俱時問佛我今云何
名爲矯亂佛言我問汝聞汝則言聞又問汝
聲汝則言聲唯聞與聲報荅無定如是云何
不名矯亂阿難聲消無響汝說無聞若實無
聞聞性已滅同于枯木鍾聲更擊汝云何知
知有知無自是聲塵或無或有豈彼聞性爲
汝有無聞實云無誰知無者是故阿難聲於
聞中自有生滅非爲汝聞聲生聲滅令汝聞
性爲有爲無汝尚顚倒惑聲爲聞何怪昏迷
以常爲斷終不應言離諸動靜閉塞開通說
聞無性如重睡人眠熟牀枕其家有人於彼
睡時擣練舂米其人夢中聞舂擣聲別作他
物或爲擊鼓或復撞鍾即於夢時自怪其鍾
爲木石響於時忽寤遄知杵音自告家人我
正夢時惑此舂音將爲鼓響阿難是人夢中
豈憶靜搖開閉通塞其形雖寐聞性不昏縱
汝形消命光遷謝此性云何爲汝消滅楞嚴
蹤云擊鍾以辯眞妄者即聞性而可眞舉聲
塵而辯妄若因聲有聞此聞不離聲若離聲
有聞此是眞聞汝今但執隨聲之聞此聞不
離於聲只合是聲不合是聞若眞聞性如水

不滅聲塵如風鼓水成波故有聞相聲塵不
起聞相即無而聞性不滅以性不滅聲塵若
來還有聞相如水不滅若風動時即有波相
如色真性徧十方界隨心感現則有色相此
之聞性亦復如是故知不認自體恒常之聞
性却徇聲塵生滅之聞相遂乃聞讚而生喜
聞毀而起瞋以迷本聞故隨聲流轉故文殊
云衆生迷本聞循聲故流轉阿難縱強記不
免落邪思豈非隨所淪旋流獲無妄又云旋
汝倒聞機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圓通實
如是如今以聲爲聞背心循境豈不是倒聞
之機若能旋聲塵之有流復本聞之無妄則
是返聞自性得本歸原內滅翳根外消塵境
能所既脫本覺道成寂照圓通真實如是所
以佛告阿難以諸衆生從無始來循諸色聲
逐念流轉曾不開悟性淨妙常不循所常逐
諸生滅由是生生雜染流轉若弃生滅守於
真常常光現前根塵識心應時消落想相爲
塵識情爲垢二俱遠離則汝法眼應時清明
云何不成無上知覺是以若了聞性即成正
覺於是心境雙融動靜俱泯如觀音言彼佛
教我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初於聞中入流亡
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
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
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忽然超越世出
世間十方圓明獲二殊勝一者上合十方諸
佛本妙覺心與佛如來同一慈力二者下合
十方一切六道衆生與諸衆生同一悲仰是
以初從聞性入時先亡動靜聲塵之境次亡
能聞所聞之心既心境俱亡又不住無心境

及能覺所覺之智則覺智俱空此空亦空方
成圓覺故云空覺極圓空所空滅始盡生滅
之原到寂滅本妙覺心之地如起信論云一
切諸法皆由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妄念則無
境界差別之相故知妄念空而根境謝識想
消而塵垢沉則法眼應時清明常光了然頓
現見聞本性既尒諸根所現亦然故經云六
自在王常清淨故又首楞嚴經偈云一根既
返原六根成解脫見聞如幻翳三界若空華
聞復翳根除塵消覺圓淨淨極光通達寂照
含虛空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但以未覺
悟前於染淨中有一毫見聞取捨之處皆在
三界無明長夜生死夢中纔得見性便同覺
後自覺覺他故名為佛又此自心之性徧一
切處隨處得入非獨見聞或意消香界而入
圓通或心開塵境而證法忍或入水觀而達
性或審風力而悟宗或刺足疼痛而純覺遺
身或了心無際而入佛知見或觀煖觸而成
火光三昧或演法音而降伏魔怨當此大悟
之時終不見有一境可生一言可執今只為
迷性徇文背心求道者假以言說指歸自心
從此一向內觀捨詮究理斯則豈不是因言
悟道藉教明宗為此之人不無利益遂使初
心學者信有所歸便能息外馳求迴光反照
頓見自己了了明心如正飲醍醐親開寶藏
方悟隨言之失深慙背己之愆故阿難等因
世尊開示自性之後發自慶言消我億劫顛
倒想不歷僧祇獲法身故能不動塵勞現身
成佛祖佛言教有如是不可思議之力為是
廣大無邊法利故所以具引全文佛語為證

云何又有背已之言論文之諍乎若不觀心
內證法律禪師等各有十種過患如像法決
疑經云三師破壞佛法略各有十過一法師
十過者一但外求文解而不內觀修心釋論
云有論而無慧所說不應受二不融經息諍
趣道但執已非他我慢自高不識見心苦集
三不遵遺囑不依念處修道不依木叉住非
佛弟子四經云非禪不慧偏慧不禪一翅一
輪豈能遠運五法本無說說破貪求名利弘
宣寧會聖旨六貴耳入口出何利於已經云
如人數他寶自無半錢分無行而宣何利於
他八又多加水乳無道之教教誤後生九四
衆失眞法利轉就澆漓十非但不能光顯佛
法亦乃破於佛法也禪師十過者一經云假
名阿練若納衣在空閑自謂行眞道好說我
等過二者恃行陵他不識戒取苦集煩惱三
無慧修定盲禪無目寧出生死也　四不遵
遺囑不依念處修道不依木叉而住非佛弟
子五無慧之禪多發鬼定生破壞佛法死墮
鬼道六名利坐禪如扇提羅死墮地獄七設
證得禪即墮長壽天難八加水乳禪教授學
徒紹三塗種子九四衆不霑眞法之潤轉就
澆漓十非止不能光顯三寶亦乃破佛法也
律師十過者一但執外律不識內戒故被淨
名訶二執律名相諍計是非不識見心苦集
三然戒定慧相資方能進道但律不慧不禪
何能進道四弘在名譽志不存道果在三塗
五不遵遺囑不依念處修道不依木叉而住
六執律方便小教以爲正理而障大道七師
師執律不同弘則多加水乳八不依聖教傳

授誤累後生九四衆不霑眞法轉就澆漓十
非止不能光顯三寶亦乃破佛法也是知若
不觀心具如上之大失如大智度論云菩薩
摩訶薩若欲不空食國中之施者當學般若
波羅蜜又寶梁經云若學大乘佛法者受施
主摶食如須弥山受施主衣可敷大地如不
學者若未階僧數十方無唾地處維摩經亦
云散學如師纔起學心便有爲人天之分或
聞宗鏡一句定成佛無疑故法華經云若有
聞是法無一不成佛唯除未聞者盲冥不信
人若已聞者皆是曩因既受衣珠曽親佛會
不可放逸須志披尋忽遇緣差空無所得所
以瑜伽論云不緩加行中又能如是勇猛精
進謂我今定當趣證所應證得不應慢緩何
以故我有多種橫死因緣所謂身中或風或
熱或痰發動或所飲食不正消化住在身中
或宿食病或爲於外虵蠍蚰蜒百足等類諸
惡毒蟲之所蛆螫或復爲人非人類等之所
驚恐因斯夭沒於如是等諸橫死處恒常思
惟修無常想住不放逸由住如是不放逸故
恒自思惟我之壽命儻得更經七日六日五
日四日三日二日一日一時半時須臾或經
食頃或從入息至於出息或從出息至於入
想乃至存活經尒所時於佛聖教精勤作意
修習瑜伽剩尒所時於佛聖教我當决定多
有所作如是名爲不緩加行　問義學多樂
聽讀禪宗唯精內觀然教觀二門闕一不可
若但觀心而不尋教墮闇證上慢之愚若但
尋教而不觀心受執指數寶之誚有不達者
迷相是非今宗鏡廣搜祖教意足請爲微細

開拼以決深疑 荅教觀難明須分四句如

云一教門非理門教是能通理是所通能所
異故二理門非教門吾聞解脫之中無有言
說故三教門即理門文字即解脫故四理門
即教門解脫即文字故又以門對教四句分
別一得教不得門文字法師是二得門不得
教觀慧禪師是三得門復得教闇慧法師是
四門教俱不得假名阿練若是又或隨方便
之詮則執權害實若達圓頓之教則了實開
權執權則教觀兩分了實則人法一旨人法
一旨則境智俱冥教觀兩分則信法雙現信
法雙現則有觀有闇境智俱冥則無內無外
斯乃隨根利鈍有此開遮若能就旨圓融自
無取捨則塵塵合道信行同法行之機念念
歸宗教門等觀門之旨如是則無一心可照
誰執觀門無一法可闡孰論教道方入宗鏡
與此相應未達斯門終成隔礙且教中具述
有二種修行人一是信行二是法行薩婆多
明此二人位在見道因聞入者是為信行因
思入者是為法行曇無德云位在方便自見
法少憑聞力多後時要須聞法得悟名為信
行憑聞力少自見法多後時要須思惟得悟
名為法行止觀云若論利鈍者法行利內自
觀法故信行鈍藉他聞故又信行利一聞即
悟故法行鈍歷法觀察故或俱利或俱鈍信
行人聞慧利修慧鈍法行人修慧利聞慧鈍
已上且約三師所說自然不可偏執觀心與
教道定據聽學與坐禪今若得一心萬邪滅
矣則何心而非教若一聞千悟獲大揔持則
何教而非心何教而非心則心外無法何心

而非教則法外無心更約智者大師對法行
[illegible]書本 十[illegible] 張
二人以止觀安心隨四悉檀意以逗機宜偵
令入道師即問言汝於定慧為志何等其人
若言我聞佛說善知識者如月形光漸漸圓
著又如梯隥漸漸增高巧說轉令心得道大
因緣志欣渴飲如犢逐母當知是則信行人
也若言我聞佛說明鏡若不動色像自分明
淨水無波魚石自現欣捨惡覺如弃重擔當
知是則法行人也既知根性於一人所八番
安心咄善男子無量劫來飲狂散毒馳逐五
塵昇沉三界猶如猛風吹兜羅毦大熱沸鑊
煮豆昇沉從苦至惱從惱至苦何不息心達
本以一其意意若一者何事不辦苦集得一
則不輪迴無明得一不至於行乃至不至老
死摧折大樹畢故不造新六弊得一則度彼
岸唯此為快善巧方便種種因緣種種譬喻
廣讚於止發悅其情是名隨樂欲以止安心
也又善男子如天亢旱河池悉乾萬卉燋枯
百穀零落娑伽羅王七日構雲四方霔雨大
地霑洽一切種子皆萌芽一切根株皆開發
一切枝葉皆鬱茂一切華果皆敷榮人亦如
是以散逸故應生善不復生已生善遲退失
禪定河乾道品樹滅萬善燋枯百福殘悴因
華道果不復成熟若能閑林一意內不出外
不入靜雲興也發諸禪定即是降雨也功德
叢林煖頂方便眼智明覺信忍順忍無生寂
滅忍乃至無上菩提悉皆茂獲善巧方便種
種緣喻前廣讚於止生其善根是名隨宜以
止安心也又善男子夫散心者惡中之惡如
無鉤醉象蹋壞華池穿鼻駱駞翻倒負馱疾

於掣電毒逾虵舌重沓五翳埃謌暉靈睫近
霄遠俱皆不見若能修定如密室中燈能破
巨闇金鎞抉膜空色朗然一指二指三指皆
了大雨能淹囂塵大定能靜狂逸止能破散
虛妄滅矣善巧方便種種緣喻廣讚於止破
其睡散是名對治以止安心也又善男子心
若在定能知世間生滅法相亦知出世不生
不滅法相如來成道猶尚樂定況諸凡夫有
禪定者如夜見電光即得見道破無數億洞
然之惡乃至得成一切種智善巧方便種種
緣喻廣讚於止即會眞如是名隨第一義以
止安心也其人若言我聞寂滅都不入懷若
聞分別聽受無猒即應爲說三惡燒然駞驢
重楚餓鬼飢渴不名爲苦癡闇無聞不識方
隅乃是大苦多聞分別樂見法法喜樂以善
攻惡樂無著阿羅漢是名爲最樂從多聞人
聞甘露樂如教觀察知道遠離坑塪直去不
迴善巧方便種種緣喻廣讚於觀發悅其情
是名隨樂欲以觀安心又善男子月開蓮華
日興作務賫應隨主彩畫須膠坏不遇火無
須臾用盲不得導一步不前行無觀智亦復
如是一切種智以觀爲根本無量功德之所
莊嚴善巧方便種種緣喻廣讚於觀生其功
德是名隨便宜以觀安心又善男子智者識
怨怨不能害武將有謀能破強敵非風何以
卷雲非雲何以遮熱非水何以滅火非火何
以除闇析薪之斧解縛之刀豈過智慧善巧
方便種種緣喻廣讚於觀使其破惡是名對
治以觀安心又善男子井中七寶闇室瓶盆
要待日明日既出已皆得明了須智慧眼觀

知諸法實一切諸法中皆以等觀入般若波
羅蜜最爲照明善巧方便種種緣喻廣讚於
觀令得悟解是名第一義以觀安心如是入
番爲信行人說安心也其人若云我樂息心
默以復默損之又損之遂至於無爲不樂分
别坐馳無益此則法行根性當爲說止汝勿
外尋但內守一攀覺流動皆從妄生如旋火
輪輟手則息洪波鼓怒風靜則澄淨名經云
何謂攀緣謂有三界何謂息攀緣謂心無所
得瑞應經云其得一心者則萬邪滅矣龍樹
云實法不顚倒念想觀巳除言語法皆滅無
量衆罪除淸淨心常一如是尊妙人則能見
般若夫山中幽寂神仙所讚況涅槃澄靜賢
聖尊崇佛話經云比丘在聚身口精勤諸佛
咸憂比丘在山息事安臥諸佛皆喜況復結
跏束手緘脣結舌思惟寂相心原一止法界
洞寂豈非要道唯此爲貴餘不能及善巧方
便種種因緣種種譬喻廣讚於止發悅其心
是名隨樂欲以止安心其人若云我觀法相
只增紛動善法不明當爲說止止是法界平
正良田何法不備止捨攀緣即是檀止體非
惡即是戒止體不動即是忍止無間雜即是
精進止則決定即是禪止法亦無止者亦無
即是慧因止會非止非不止即是方便一止
一切止即是願止止愛止見即是力止止
如佛止無二無別即是智止具一切法即是
秘藏但安於止何用別修諸法善巧方便種
種緣喻令生善根即是隨便宜以止安心也
若言我觀法相散睡不除者當爲說止大有
功能止是壁定八風惡覺不能入止是淨水

蕩於貪婬八倒猶如朝露見陽則晞止是大
慈怨親俱愍能破恚怒止是大明呪療癡皆
遣止即是佛破除障道如阿伽陁藥徧治一
切如妙良醫呪枯起死善巧方便種種緣喻
令其破惡是名對治以止安心其人若言我
觀察時不得開悟當爲說止止即體眞照而
常寂止即隨緣寂而常照止即不止止雙遮
雙照止即佛母止即佛父亦即父即母止即
佛師佛身佛眼佛之相好佛藏佛住處何所
不具何所不除善巧方便種種緣喻廣讚於
止是爲第一義以止安心彼人言止非沉寂
非我悅樂當爲說觀推尋道理七覺中有擇
覺支八正中有正見六度中有般若於法門
中爲主爲導乃至成佛正覺大覺徧覺皆是
觀慧異名當知觀慧最爲尊妙如是廣讚是
爲隨樂欲以觀安心若勤修觀能生信戒定
慧解脫解脫知見知病識藥化道大行衆善
普會莫復過觀是爲隨便宜以觀安心觀能
破闇能照道能除怨能得寶傾邪山竭愛海
皆觀之力是爲隨對治以觀安心若觀法時
不得能所心慮虛豁朦朧欲開但當勤觀開
示悟入是爲用第一義以觀安心是爲八番
爲法行人說安心也復次人根不定或時迴
轉薩婆多明轉鈍爲利成論明數習則利此
乃始終論利鈍不得一時辯也今明衆生心
行不定或須臾而鈍須臾而利任運自尒非
關根轉亦不數習或作觀不徹因聽即悟或
久聽不解暫思即決是故更論轉根安心若
法行轉爲信行逐其根轉用八番悉檀而授
安心若信行轉成法行亦逐根轉用八番悉

擅而授安心得此意廣略自在說之轉不轉
合有三十二安心也自行安心者當察此心
欲何所樂若欲息妄令念相寂然是樂法行
若樂聽聞徹無明底是樂信行樂寂者知妄
從心出息心則衆妄皆靜若欲照知須知心
原心原不二則一切諸法皆同虛空是爲隨
樂欲自行安心其心雖廣分別心及諸法而
信念精進毫善不生即當凝停莫動諸善功
德因靜而生若凝停時彌見沉寂都無進忍
當計挍籌量策之令起若念念不住如汗馬
奔逸即當以止對治馳蕩若靜默然無記與
睡相應即當修觀破諸昏塞修止既久不能
開發即應修觀觀一切法無礙無異怗怗明
利漸覺如空修觀若久闇障不除宜更修止
止諸緣念無能無所所我皆寂空慧將生是
爲自修法行八番善巧布歷令得心安信行
安心者或欲聞寂定如須彌不畏八動即應
聽止欲聞利觀破諸煩惱如日除闇即應聽
觀聽觀多如日燋芽即應聽止潤以定水或
聽定淹久如芽爛不生即應聽觀令風日發
動使善法現前或時馳覺一念叵住即應聽
止以治散心或沉昏濛濛坐霧即當聽觀破
此睡熟或聽止豁豁即專聽止或聞觀朗朗
即專聽觀是爲自修信行八番巧安心也若
法行心轉爲信行信行心轉爲法行皆隨其
所宜巧鑚研之自行有三十二化他亦三十
二合爲六十四安心也復次信法不孤立須
聞思相資如法行者隨聞一句體寂湛然夢
妄皆遣還坐思惟心生歡喜又聞止已還更
思惟即生禪定又聞於止還即思惟妄念皆

破又聞止已還更思惟朗然欲悟又聞觀已
還更思惟心大歡喜又聞觀已還更思惟生
善破惡欲悟等准前可知此乃聽少思多名
爲法行非都不聽法也信行端坐思惟寂滅
欣踊未生起已聞止歡喜甘樂端坐念善善
不能發起已聞止信戒精進倍更增多端坐
治惡惡不能遣起已聞止散動破滅端坐即
眞眞道不啓起已聞止豁如悟寂是爲信行
坐少聞多非都不思惟前作一向根性今作
相資根性就相資中復論轉不轉亦有三十
二安心化他相資亦有三十二安心合六十
四合前爲一百二十八安心也夫心地難安
違苦順樂今隨其所願逐而安之譬如養生
或飲或食適身立命養法身亦爾以止爲飲
以觀爲食藥法亦爾或丸或散以除冷熱治
無明病以止爲丸以觀爲散如陰陽法陽則
風日陰則雲雨雨多則爛日多則燋陰如定
陽如慧定慧偏者皆不見佛性八番調和貴
在得意一種禪師不許作觀唯專用止引偈
云思思徒自思思思徒自苦息思即是道有
思終不覩又一師不許作止專在於觀引偈
云止止徒自止昏闇無所以止止即是道觀
觀得會理兩師各從一門入以已益教他學
者不見意一向服乳漿猶難得況復醍醐若
一向作解者佛何故種種說耶天不常晴醫
不專散食不恒飯世間尚介況出世耶今隨
根隨病迴轉自行化他有六十四番就三番
止觀即三百八十四又一心止觀復有六十
四合五百一十二三悉檀是世間安心世醫
所治差已復生一悉檀是出世安心如來所

治畢竟不發世出世法互相成顯若離三諦
無安心處若離止觀無安心法若心安於諦
一句即是如其不安巧用方便令心得安一
目之羅不能得鳥得鳥者羅之一目耳衆生
心行各各不同或多人同一心行或一人多
種心行如爲一人衆多亦然如爲多人一人
亦然須廣施法網之目捕心行之鳥耳如是
委細種種安心利鈍齊收自他兼利若有閱
者頂戴修行

宗鏡録卷第四十四

音義

屆古拜反至也舍也耄莫報反老耄也虧去爲反缺也鄙方美反陋也恥
也狴邊兮反牢也匿女力反藏也胝丁尼反皮厚也殞于敏反沒也
齡郎丁反年也腠倉奏反膚腠也悴秦醉反
悴憔悴也皺側救反面皺也泊傍各反瀛以成反
渤蒲沒反海也皺救反叵胡反垣雨元反墻也遄市緣反速也
撞直降反撞打也繘居聿反汲綆也通徒紅反春書容反
澆古堯反漓呂支反囊奴當反
蚰以周反蜒以然反蚰蜓蟲也吒陟加反叱也
駱盧各反駝徒何反蛆七余反眊莫報反目不明也
蟾徒含反鑵古玩反蝍郭也
騃五駭反
螢戶扃反臑奴刀反牦莫交反
塏苦亥反矯居夭反
艦胡黯反憍舉喬反

丁未歲分司大藏都監開板